

唤醒乡土,让生活更美好

——读周华诚《观看:大地上的艺术》

刘英团

“大地是最有潜力的材料,因为她是所有材料的源泉”,我用凹洞、体积、量和空间来表达我对物体物理性的担忧……如果遇上自然主义者,他会说我是在亵渎自然……但事实是,我相信,我的作品不是摆放在那里的,它应该是这片土地中的一部分。”正如著名环境艺术家迈克尔·海泽所反复强调的,这种艺术创作取向,就是要在艺术创造后,尽量保持自然的原生态,任由自然按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生灭,让自然“自然而然”的“在”——大地艺术就是这种“原天地之美”的艺术。《观看:大地上的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是由“稻田读书”文艺生活社群策群力,独立出版人、“父亲的水稻田”创始人周华诚主编的一部实地寻访记,透过艺术家、建筑师、作家、媒体人、公益实践者和乡村建设者的视角和笔触解读日本新潟大地艺术节的魅力以及艺术、土地、乡村与人的关系,并深度思考艺术赋能大地复兴城市和乡村的多重意义。

“透过艺术,希望那些被遗忘的地方能拾回希望,被冷落的孤寂的老人能绽放笑容。”这是大地艺术节的策展人北川富朗先生的愿望,朴素而纯粹,透着无限的关怀和期待——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日本就面临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过度的老龄化,超低的人口出生率等诸多社会问题。大地艺术节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并为世界

提供了一个艺术振兴乡村的范本。正如周华诚所言,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既是对传统农耕生活的一次回溯,更是对生活记忆和生命价值的一次回溯。无论是在社会文明上,还是在地理风貌上,中国和日本的地缘性有诸多相似,特别是由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两者都是人口涌向了城市,乡村凋零,人口老龄化使得乡土文化和以乡绅为主体的宗族文化相继解体。在《观看:大地上的艺术》中,“看见生长的稻米,也看见正在消逝的见证”,复魅的乡土与自然在半文明化的环境里别具关怀意味。重回大地的怀抱,不仅被那具有浓厚情感的生活方式所触动,还延伸出人与自然、人与大地关系的深度思考。

“越过一条长长的、深不见底的隧道,看到那长期埋在雪里的石碑。啊!这就是‘雪乡’了。”川端康成所著《雪国》的开头,便勾画出越后妻有典型的地域特征。现实,却与“雪国”的孤独唯美完全不一样。“二战”后,日本经济以城市为核心的爆发式增长,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年轻人外移流失叠加农村人口老龄化,使得越后妻有等农业地带的发展衰退,传统文化被淡忘成历史的记忆,工业化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变得扭曲、淡薄。从1996年开始,北川富朗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对越后妻有地区

展开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调研,在他的眼中,豪雪、棚田、信浓川、绳文遗迹、越后妻有的泥土、山中的隧道和老人们的微笑构成了这一方土地独特的原乡风景,是保留人们对自身价值认同的来源。而多元化的现代艺术则可以帮助人们唤醒对家乡的自豪感,正如有论者所言,“若是没有大地艺术节,‘越后国’和‘妻有庄’应当像是日本电影中的那些在东京辛苦工作的上班族的故乡一样,只是爷爷奶奶生活的乡村。”(孙倩《激活大地用艺术复兴城市和乡村》)

艺术需要和自然共生,而不管城市还是乡村都需要艺术把他们变得更有意思一些。大地艺术节是“让令人怀念的远古记忆在自己的基因中醒过来”,是“追溯生活、追溯时间之旅”,在越后妻有这片艺术的“发源地”上走一遍,真正地感受到艺术与人类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重要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踏上艺术之旅,人们亦可感受到越后妻有地区的风土和文化。这种体验非但唤醒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且激活了传统文化,让文化在传承中延续,而不被都市文明的蔓延碾压或无情抛弃。“大地艺术节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一方面“大地艺术节是一场以艺术为路标的山林巡礼……每一件作品的距离都很远,需要驱车前往,沿路欣赏乡间的风景。这种参观体验的方式,正是一种回归自然的乡野之趣”;

另一方面,任何日常生活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大地艺术节巧妙利用当地的各种公共设施,车站、候车厅、公共厕所、土产商店、道路、桥梁等,都变成了大地艺术节创作的题材……通过艺术化的设计……让艺术真正融入生活”。

“我所追求的是一种有实际价值的艺术,而不是搁置于博物馆里的那种东西。”正如波普艺术理论家克拉斯·奥尔登堡所言,大地艺术节并非传统的艺术节,因为艺术品本身在大地艺术节“并不那么重要”。在《观看:大地上的艺术》中,周华诚多次强调这样的观点:大地艺术节也并非“让更多的人来看一看日本的山景区”,因为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是日本振兴地方经济的成功典范,这对解决城乡差异化问题、老龄化问题、乡村空心化问题、生育率降低问题、农村贫穷落后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艺术作为文化再现和沟通媒介的方式,在越后妻有这块土地上呈现出的价值,引发了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重新思考与定义。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既展示了人类与自然如何建立关联示范区的生动实践,又通过艺术家们的介入,使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乡民、乡民与游客、作品与环境达到一种共生、共建、共享的状态,从而更好的体现越后妻有大地的主题:人类只是自然的一小部分,人们无法离开自然环境而生存。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宴中无酒则罢,有则必当饮。”无论何时何地,这种生活都令我心仪神往;只不过饮酒应浅尝辄止,读书当细嚼慢咽。尽管这种饮酒方式和读书方式不是我的独创,但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依然起到了吹糠见米的功效,并由衷地感叹古人的概括经典至极:“经书为稻粱,史书为肴饌,诸子百家为醯醢。”

其实读书的方法枚不胜数,精读、研读、诵读、闲读等,是各有各的妙处,各有各的情趣;于我而言,最喜欢的还是素读。何谓“素读”?简而言之就是朴素地读,作家阿城将其解释为“你不带你的意见去读”。胡兰成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话》里还作了这样的比喻:“素读”好比通灵感应,“虽不知底细,但已开阔了胸襟,只觉得我家的衙门与屋瓦也是在《尧典》的世界里”,“原来读文章可以像惊悚,原来前生已相知”。事实上,“素读”是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一种读书方法,就是读书的人完全按照作者的思路来,先把作者的思想吃透,无须凭借方法训练和学理分析,直接与书本素面相见,通过自己的最初认知、一知半解甚至不知所云,从中得到所思所感所叹所悟;尤其是古代的私塾教学,都是以“素读”为主的。“素读”就是品茗功夫茶,在悠悠的啜舌中,在情绵绵的回味里,体会个中意境和韵味。

现实生活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拿到一本崭新的书籍,总是先看名家序言、作者简介,甚至别人对此书此人的评说论述,从而使自己读书时容易理解,加深印象;岂不知,这种读书方法容易使别人的看法和思想先入为主,严重影响阅读的感觉和思维,使所读之书只是在别人咀嚼过的基础上又咀嚼了一遍,在别人走过的小径上又行走了一趟,不但枯燥无味,而且毫无益处。还有少数人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字才看一眼,书没翻一页,就开始板着脸孔喊反对意见,提不同见解,俨然

一位才高八斗的批判大师,如此这般,怎么能够在高兴时读出一种澄明,在烦恼时读出一种旷达,在寂寞时读出一种安恬,在失眠时读出一种幽静,在忙碌时读出一种睿智,在痛苦时读出一种豪放,在尴尬时读出一种仁厚,在困扰时读出一种从容呢?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的工作在一九九八年之后基本上依赖于电脑,浸淫日深,写作变成了敲键,随后,阅读变成了网读。虽然“网读”在浏览速度和信息量以及吸引眼球等方面,要胜出传统的读书方式许多倍,但是快速却无快感,经眼的宋体如同过眼的烟云,留不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了,到这时我才真正地发现自己的“素读”,与凿壁偷光、牛角挂书、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凿月之读等,同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喜欢夜读的我,又开始斜靠床头,取一个舒适的姿势,细品几句隽语,慵读几页小书。书是随手抽的,有时甚至就放在枕下,不必特意从书架上查取,也不必像平时那样,为某一主旨苦思冥想,为某一内容搜肠刮肚,或者为某一疑难寝食不安;现在只需用书子掩住半个身子,就着明亮的灯光,用心灵感应情节的跌宕,用机智悟解人生的哲理。我可以把书随意地打开,没有目的地进行浏览;可以接着昨天的小说,一口气读上三五页;亦可以品读几篇精美的散文,然后细嚼慢咽,直至获得一份安然的心境,直至你的心灵像杯子里的茶叶一般,丝丝缕缕地舒展开来。此时,我从内心深处地感到:“素读”的感觉真好!

精读需要突出重点,研读强调专心致志,诵读讲究声情并茂,闲读只需信手拈来,它们都是读书人所推崇的较佳方式。而于我看来,“素读”是其中的最高境界,因为“素读”能让人“读懂文本、读懂作者、读出自己、读出社会”,达到了这四种效果,这样的阅读难道没有意义吗?还当“素读”!——我想以此与诸君共勉。

趣话眼睛

杨金坤

眉”显得严峻威武、气度不凡,张飞“豹头环眼”目光如炬,刚烈尽现,长坂坡上一声巨响惊天动地。刘翥在《老残游记》中的描写:“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更是把一双眼睛写活了。

不管什么样的眼睛,主要功能都是“看”。《医宗金鉴》曰:“目者,司视之窍也。”具有视万物,察秋毫,辨形状,别颜色的重要功能。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的环境里,在不同的心情下,在不同的人物面前,每个人的眼睛都会表达出不一样的“看”。“竹林七贤”的阮籍,在性格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人有明显不

同的态度,这态度就表现在他的“看”上。凡是与他性格相似,他不讨厌的人,他就用青眼去看。凡是他所讨厌的人,他就用白眼去看,以表示自己看不起他们。

眼睛的另一功能是传神。《推蓬悟语》说“目为神之窟”,指的就是它的传神功能。传神功能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心怀博大、为人正直的,其目光明彻、坦荡;心胸狭隘、为人虚伪的,眼神狡黠、阴诈;目光执着的人,志怀高远;眼神浮动者,为人轻薄;眼光内敛,大多自私;目光暴露,表示贪婪;自信者,眼神坚强刚毅;自堕者,眼神悔而衰。同

时,眼睛还是窥测人们灵魂的一个窗口。多情的眼睛,往往令人自然陶醉;善意的眼睛,总是令人感到鼓舞和欣慰;正义者的眼睛,一定会令人肃然敬畏;贪婪者的眼睛,就像是要伸出尽情索取的第三只手,把世间所有的名利都纳入自己的囊中;奸诈者的眼睛,很容易骨碌碌的乱转,就像一用力就会掉出眼眶一般。

眼睛虽然有“看”和“传神”的功能,但想用好也不容易。“目中无人”那叫骄傲自大;“鼠目寸光”那叫没有远见;“眼高手低”那叫志大才疏。“有眼如盲”那叫不识大体;“见钱眼开”那叫财迷心窍。更不可,因嫉妒心理得“红眼病”,因只看眼前利益成为“近视眼”,因一叶遮目变为“眼盲症”。

愿我们都有一双美好的和发现美好的眼睛。



《女贼》(赵刚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赵刚主要从事中国新小说、艺术电影的探索与创作,对“新小说”痴迷超过三十年,始终在小说中呈现生活的怪异荒诞,本质上是在孤独中向往舒适的生活。本书的14篇中短篇小说,融先锋文学和社会小说于一身,各具特色,带有明显的赵氏风格,一个个精彩故事诉尽荒诞怪异的人生百态。作者离现实生活较近,作为一位非常有特色的当代小说作家,他一泻千里意识流般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当下社会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体现了作者的观察力。

抄近路

X是在商场遇到那个姑娘的。在此之前他从没见过她,对她的长相、身世以及生活背景一无所知且毫无思想准备。那天下午他守在商场二楼的自动电梯旁边。电梯是单向上行,楼道很窄,大概只能容下两个成人并排站立,就形状看它更像一根大舌头,人就是舌头上的一粒或者两粒的瓜子仁,舌头上缓缓地翻滚并卷动着人群,将他们一个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地运送上来;电梯已经老掉了,运行过程中不时地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声,节奏缓慢,像一位随时都可能中断自己命运的老人。那个姑娘背着一只黑色双肩包,包很小,就体积衡量其实放不下多少东西,因此在重量计算上应该不大可能太过沉重,也就是说所有的可能的重量(只需要一只肩膀就足以承载了,完全没有必要以双肩包的样式出现。这种包现在市面上极为流行,几乎每一个二十上下的女性都有一只,好像她们每天出门时都包里塞一块大石头……姑娘站在电梯上,脑袋微微侧向一旁,眼睑低垂若有所思,电梯正将她一点一点送上灵魂的高度。X被她的神态吸引。这种神态在这个城市里的女孩子们脸上可不多见,现在的姑娘们精明得吓人,你和她们随便说一句话,她们立刻就能估算出这句话价值几毛几分,像一只品质优异的电子计算器。

X坐在了一家名为“城市花园”的茶馆中。时钟正逼向下午三点。茶馆里的人不多,只有零零散散的几桌客人。X占了一个临窗的座位,现在大街与他之间仅隔着一面宽大的玻璃,从他浮在的角度看过去,街道正如水面一般浮动,车行的速度也不快,走着走着便会睡去了一般。城市在打盹。靠近茶馆这一侧的人行道上没有多少行人,此刻在大街上走动的多是一些刚刚从床上爬起来年轻女性,一个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有两个女孩子恰巧经过X的窗前,看X时眼睛直勾勾的;人继续向前走着,脑袋不断地向后扭动着,X和她们对视片刻便将视线收回报向远处。街对面相对热闹一些,与茶馆正面对的是几家食品商店,隔壁则是一家银行,银行旁边是一家百货商场,十多分钟前X刚从那里出来。像一种巧合,X迅速在众多的人群中又见到了那个

背双肩包的姑娘。她不知什么时候从商场里出来的,X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处在X的眼皮底下——两人之间仅仅隔着一面玻璃。她没有发现X,沿着玻璃窗走了一截竟然也进了“城市花园”。随着门口迎宾小姐一声清脆的招呼,“欢迎光临!”背双肩包姑娘重新出现在了X的面前,像一次成功的魔术。从从大街落入茶馆的过程中,大约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她完全脱离了X的注视,那一刻X的眼前一片空白,几乎失明的感觉。等再见到她时,她的脸上已经突兀地多了一副墨镜。墨镜的框架是奶白色的,款式新颖时髦。她拣了一张靠近角落的座位坐下,要了一杯咖啡。咖啡上来后她却都没尝,似乎对咖啡并无兴趣,人蜷缩在宽大的沙发中,疲惫不堪,咖啡烟圈一股持续向上冒着热气。大约五分钟后她用手机接了一个电话。手机也是乳白色的,与她脸上眼镜架的色彩相同,手机的机型小巧、精致,是韩国产的一款名牌手机,X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款手机的广告。接完电话后她握着手机愣怔了一会儿后才把手机轻轻放到桌上,埋头翻开双肩包,抽出一支唇膏,就着一个小小化妆盒上的镜子涂抹着嘴唇,三两下之后又抽出一把小梳子梳了梳头,梳头时也没有摘下墨镜,每梳到眼镜腿的部位手机便要停顿一下,让过眼镜腿之后才得以继续,整个梳头的动作显得很别扭。拍擦完毕之后她把唇膏梳子以及手机等一股脑儿地塞进包里,招手唤服务员买单。她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服务小姐捏着钞票去了收银台,再返回来找找的零钱还给她。她接过钱随手塞进包里,站起身来把包背上肩膀,顺便舒展了一下身体,走了。在出门前的一刹那,她似乎察觉了一丝异样,循着感觉扭头朝X所在的方向打量了一眼,X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狠狠地瞪了X一眼(X的感觉),走了出去。尽管隔着一副墨镜,X仍然有了一种被刺了一下感觉,那一杯咖啡在桌上持续地冒着热气,渐渐淡了。(选自《女贼》)



书香书影

近日,一本展现江苏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的“蓝皮书”——《江苏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年度报告(2020)》出版发行。本书由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联合阅读推广部门、高校、出版单位等共同编撰出版,旨在为加快建设书香江苏和文化强省、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作贡献。图为9·28经典诵读活动。

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 供图



此情可待成追忆

郭良正

在“我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能够买得起各种式样的皮鞋”的今天,从母亲手中一针一线做成的棉鞋,倒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乡愁寄托。曾经一度认为,母亲做的棉鞋实在太土,穿上自卑过。但,时至今日,还不厌其烦的流露笔端,是因为,历经岁月磨砺,他终于悟到“世间许多东西,也许靠拙,但是实在,就像母亲做的棉鞋,不好看,但温暖,就像我们的家,不富裕,但温馨。”有此温暖,有此温馨,夫复何求?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柳再义和同龄人一样,都经历过事业和爱情双车道并行时期。但,爱情比事业要复杂得多,它不是凭力气就能够“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在这一主题上,他用了大量篇幅,去拆解爱情周围的藩篱。在《爱的季节》里,从《初恋》起,唱着《恋歌》,走着蹒跚的《爱的步调》,问《你爱我吗?》《爱要表达》的。《如果

爱》,那么,《爱是什么?》给你说说吧,《爱不怕吃亏》,《爱要选择相信》,因为《爱是最珍贵的缘分》,还有,《爱的人活该寂寞》。既然爱了,就没有什么《不能碰》的。那,我们《结婚》吧。经年累月,总算摸透了《好的婚姻》是《千里姻缘》。当居家日子把《浪漫逐渐消失》时,出现了《又爱又恨》的平凡岁月。正如作者坦言“人生之路,说长也长,漫漫征途。说短也短,不过百年”,男女的两人世界,只有在了一起才完整。这既世俗,倒也真实。毕竟,夫妻一场,不是闹着玩儿的。

多愁善感是文人的通病,柳再义和很多文人一样,有个任何时候都翻越不了的障碍,那就是狂沙始到金”。在这一主题上,他用了大量篇幅,去拆解爱情周围的藩篱。在《爱的季节》里,从《初恋》起,唱着《恋歌》,走着蹒跚的《爱的步调》,问《你爱我吗?》《爱要表达》的。《如果

圈。孔子忧伤了,去周游列国;屈原忧伤了,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忧伤了,呐喊;救救孩子!柳再义的忧伤,最初表现出来的只是孤独,不入群。当别人享受夜晚的喧闹与狂欢时,他感到的是《夜凉如水》似的寒蝉凄切,孤独在夜凉下踽踽独行,痛感漫漫夜路的无助。在《那个夜晚》,他“叩问心扉”了半夜,尽管“命运有多种可能”,却始终“未能避开(命运的)神秘面纱”,只能无奈的听天由命。

小里说,忧伤是看透,是不落俗套,是文人云亦云;大里说,忧伤是对社会短板的加长,是对礼崩乐坏的修复,是文人的社会担当。这么说来,柳再义的忧伤并没有什么不好。我曾一度也想忧伤,但是力不从心,忧伤不了。有了这位忧伤的柳再义相伴,对我来说,应是一个拾遗补缺。现在回头再理一理,母爱、爱情、忧伤,还有未探讨到的命运、人生等其他主题,都不是在轻描淡写下写的自作多情,而是以雄浑沧桑的文风,使读者对一段文、一言诗里,以此情之心,对曾经的以往,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追忆和再回眸。